

安德里娅·格莱尼哲 格奥尔格·瓦赫里奥提斯 编
宋昆 孙晓晖 李德新 译

模式

装饰、结构与行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情境建筑学

模式

装饰、结构与行为

安德里娅·格莱尼哲 格奥尔格·瓦赫里奥提斯 编

宋昆 孙晓晖 李德新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模式: 装饰、结构与行为 / (瑞士) 格莱尼哲, (瑞士) 瓦赫里奥提斯 编; 宋昆, 孙晓晖, 李德新 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2

(情境建筑学)

ISBN 978-7-5609-9450-5

I. ①模… II. ①格… ②瓦… ③宋… ④孙… ⑤李… III. ①建筑设计—文集 IV. ①TU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4841号

© 2010 Birkhäuser GmbH, P. O. Box, 4002 Basel, Switzerland.

Pattern by Andrea Gleiniger & Georg Vrachliotis

中文版由瑞士 Birkhäuser 出版社授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2012-062号

模式: 装饰、结构与行为

安德里娅·格莱尼哲 格奥尔格·瓦赫里奥提斯 编
宋昆 孙晓晖 李德新 译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地 址: 武汉市珞喻路1037号 (邮编: 430074)

出 版 人: 阮海洪

责任编辑: 王立坤

责任校对: 贺 晴

责任监印: 秦 英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96mm 1/24

印 张: 4.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5 安德里娅·格莱尼哲和格奥尔格·瓦赫里奥提斯
编者语
- 11 安德里娅·格莱尼哲
新模式？旧模式？——关于装饰的情感诉求
- 25 格奥尔格·瓦赫里奥提斯
“由此我开始向往模式……”——关于以结构思考，用模式设计，以及对建筑中的美和意义的追求
- 41 费边·舒雷尔
建筑算法和设计模式的复兴
- 57 克里斯托弗·霍尔策尔
建成空间中的导示系统设计策略和行为模式
- 71 马库斯·克里森
头脑中的模式——神经系统科学对模式概念的注解
- 85 伊莎贝尔·蒙德利
规则不规则——关于当代音乐模式转瞬即逝的特质
- 97 **参考文献**
- 103 **图片版权**
- 105 **作者简介**

情境建筑学

模式

装饰、结构与行为

安德里娅·格莱尼哲 格奥尔格·瓦赫里奥提斯 编

宋昆 孙晓晖 李德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式: 装饰、结构与行为 / (瑞士) 格莱尼哲, (瑞士) 瓦赫里奥提斯 编; 宋昆, 孙晓晖, 李德新 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2
(情境建筑学)

ISBN 978-7-5609-9450-5

I. ①模… II. ①格… ②瓦… ③宋… ④孙… ⑤李… III. ①建筑设计—文集 IV. ①TU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4841号

© 2010 Birkhäuser GmbH, P. O. Box, 4002 Basel, Switzerland.

Pattern by Andrea Gleiniger & Georg Vrachliotis

中文版由瑞士 Birkhäuser 出版社授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2012-062号

模式: 装饰、结构与行为

安德里娅·格莱尼哲 格奥尔格·瓦赫里奥提斯 编
宋昆 孙晓晖 李德新 译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地 址: 武汉市珞喻路1037号(邮编:430074)

出 版 人: 阮海洪

责任编辑: 王立坤

责任校对: 贺 晴

责任监印: 秦 英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96mm 1/24

印 张: 4.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中出版

- 5 安德里娅·格莱尼哲和格奥尔格·瓦赫里奥提斯
编者语
- 11 安德里娅·格莱尼哲
新模式？旧模式？——关于装饰的情感诉求
- 25 格奥尔格·瓦赫里奥提斯
“由此我开始向往模式……”——关于以结构思考，用模式设计，以及对建筑中的美和意义的追求
- 41 费边·舒雷尔
建筑算法和设计模式的复兴
- 57 克里斯托弗·霍尔策尔
建成空间中的导示系统设计策略和行为模式
- 71 马库斯·克里森
头脑中的模式——神经系统科学对模式概念的注解
- 85 伊莎贝尔·蒙德利
规则不规则——关于当代音乐模式转瞬即逝的特质
- 97 **参考文献**
- 103 **图片版权**
- 105 **作者简介**

编者语

“仅仅因为重复,就将一个简单的模式称作装饰,是很不明智的。装饰总是具有刻意风格化的元素,这将模式提升到一个独立的艺术形式的高度,但是模式保持服务于客体的形式。装饰总是自发的,甚至与客体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与一个在 *sosein*(本质)上仅仅是客体的结构不同。”¹ 哲学家汉斯·海因茨·霍尔兹(Hans Heinz Holz)在他自1972年起创作的题为《从艺术品到产品》(*Vom Kunstwerk zur Ware*)艺术史文集中,在“装饰”这一议题上做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关于装饰的意义和目的,以及现代装饰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有了一种新的批评话语,而这些论文就居于这一新发展的前沿。与此同时,模式的概念——在以前主要定义为一种秩序的结构体系和一种准则的标准化量度——因为控制论和系统论,开始获得新的复杂性和发展势头。

霍尔兹对模式和装饰的清晰划分应该受到肯定,当我们面对多元而丰富的争论时会发现,这种划分至今仍有价值²。这些争论一方面唤起了对于新装饰的情感诉求,另一方面则打开了未知视野和与设计相关的新的技术可能性,这些都与越来越具有活力的模式概念联系在一起。

新近大量的出版物以及伴随而来的讨论,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装饰非常时髦。这将装饰批评与一种熟悉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而这种传统对于整个20世纪具有持续的影响力。近一个世纪以前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的结论(“装饰耗费人力,因此耗费健康³”)几乎成了世纪警句。然而,事实证明既不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也不像一些人所惧怕的那

样,装饰既不那么痛苦,也不那么极端。与此同时,将装饰作为一种违背工业化时代逻辑的“罪恶”的判决,不仅从时代背景下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且也成为现代建筑如何定义自身的一个基本范式。

在此语境下,装饰批评是否仍与建筑有关的问题,最近由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在题为“*Ist die Ornamentkritik in der Architektur onth aktuell?*”⁴(《装饰批评是否仍与建筑有关?》)的文章中提了出来。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装饰讨论的演变,并同时设想了装饰讨论的批评性检验。豪格没有给出答案。然而,重要的是他建议自由地重新检验正在发展中的讨论对象,同时将思考讨论本身。

“数字化装饰”“新装饰”“数字化时代的装饰”……关于这一议题人们几乎到处都在谈论和论述,伴之以对于学习更多当前信息技术动态的高度期望。关于与既有的装饰和模式解释共存,不仅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定性,而且关于二者还需要(再)创造出目前非常急需的概念清晰度。创造概念清晰度的愿望也许是值得称赞的,但用来实现的办法总是有限的。用过激的言辞来说:实现“数字化时代”的全球维度,以及相关深层次的结构性的改变,而同时希望学习并了解应用这一时期的工具所设计和建造的建筑(或是采用一种既定的装饰概念,或是应用一种依然局限于“新奇”程度或数字化方法的概念拓展),这怎么可能呢?

基于此原因,再次提出“什么是模式”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相对于我们的语境来说,这一基本问题的两个解释一开始就成形了。第一,讨论时模式的概念不能再作为装饰的子范畴。事实恰恰相反。装饰源于模式概念和模式形态。第二,模式的概念[在功能上作为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研发的一种基于计算机科学的“设计模式”的拓展],为反思越来越多基于数字化和生成系统而创作的

建筑,提供了一个有发展前景的起点。然而,当讨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受亚历山大很大影响的模式概念,以及被计算机科学改编和极端化的“模式”概念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对于建筑来说如此重要的感觉和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在解决模式是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计算机科学的问题,不仅是为了在软件层面解决复杂问题,还有创造建筑意义的目的。这些问题在关于“数字化时代的装饰”的讨论中前景非常散漫,使得建筑理论不得不冒险跨越以前所建立的话语范围的概念边界。这些前景的概念轮廓仍不清晰,也不明朗。

因此,《情境建筑学》系列中的第三册旨在探索上述杂乱无章的前景,以概括其轮廓并阐明在信息技术时代正在成形的讨论中的与建筑相关的、潜在的要害。摇摆于抽象和映像之间,模式概念在很多不同学科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但这不是界定新的概念性的边界,而是勾画并开拓话语的未来新疆域。计算机科学和建筑的对话在此语境下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试图重点考虑那些诸如尤其适合于与建筑对话的认知科学等学科。

克里斯托弗·霍尔策尔(Christoph Holscher)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这样的对话看上去会是怎样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如何通过空间营造来设计导示系统?”)不仅弄清楚了空间行为模式能够通过实验被确定,而且弄清楚了这些以经验为主的结果可以借助于多媒体系统被融入到建筑设计过程之中。

从认知科学到神经科学的过渡往往过于仓促,缺少充分的批判性反思。在此过程中,人们总是忘记了神经科学领域微观世界的抽象性和难以描述的复杂性。基于此种原因,试图找出大脑中神经学模式之间的关系——不管它们是如何被定义的——以及表面上看起来有关的建筑外观,都不能成为在严肃的建筑理论或文化哲学研讨中的预期

要素。

因此,我们决定介绍一个关于神经生物学模式的成果。这不是某种对建筑设计行之有效的尝试——鉴于神经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的持续魅力所展现出来的对于可测性的持续狂热。因为我们对于模式的概念及其多方面复杂性的差别化方式很感兴趣,特意邀请神经科学家马库斯·克里森(Markus Christen)写了一篇文章。

我们不仅考虑了自然科学,也考虑了常常与建筑密切相关的艺术学科:音乐。从作曲家的艺术观点中,我们能够读到伊莎贝尔·蒙德里(Isabel Mundry)在关于当代音乐的模式构成中所做出的有关她本人及其他人的当代作品的考察。她在与莫顿·费尔德曼(Morton Feldman)关于一首曲子标题的对话中,考查了“为什么需要模式”的问题。这位作曲家主要通过把模式问题与音乐中的一个建筑元素——“时间”参数联系起来,从而推导出音乐与建筑的关系。

当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致力于创作革命性的《模式语言》(*Pattern Language*) 的时候,他所提出的观点似乎是形式主义的、外来的。如我们所知,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那时他所创造的术语“设计模式”,十年以后被计算机科学所采用——在此语境下,它成为了设计模式的概念,而在建筑中,在那以前,它曾被认为是过时的、不相干的。如今,《模式语言》出版了三四十年后,亚历山大的设计模式在计算机科学中做了成功拜访以后——尽管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层次——好像又回归建筑其最初的领域中来。费边·舒雷尔(Fabian Scheurer)通过当前案例发现了这一转变的轨迹,而且他还研究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是否有益于形成设计和建造过程的新理念。在此语境下他讨论了“建筑师用运算程序进行设计”的情形,这一事实表明,他也将注意力集中在批判性地(再次)检验设计的概念及其此后与之相关的建

筑特性上。

亚历山大《模式语言》的历史语境揭示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亚历山大自身就致力于一个类似的理念。书中很少提及他关于设计模式的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是第一批为了建筑目的编写自己的计算机语言的建筑师之一。他做此事的时候计算机还被看作是未来的工具,而且那时候他的文化观念在绘图机器所绘制的图像与电脑的幻想作品之间摇摆。考虑到设计模式及其历史,以及亚历山大对于计算机在建筑中的角色的早期研究,正如格奥尔格·瓦赫里奥提斯 (Georg Vrachliotis) 在文章中所言,新的观点渗透到当前关于装饰和模式的讨论中。

“新”装饰宣言的现行方法是安德里娅·格莱尼哲 (Andrea Gleiniger) 文章中的出发点。源于建筑史的语境,她的文章论及的议题是:当前的争论如何回应 20 世纪持续有影响力的讨论的过去的变迁,以及装饰新理解的文化基础问题。因为如果这是真的,按照阿多诺 (Adorno) 受路斯影响所阐述的名言——表述为“对装饰的批判……如同批判曾经失去的功能和象征意义”⁵——那么,其对立面应当也是正确的:如果装饰重新获得功能上和与内容相关的正当理由之语境——换句话说,象征性的意义——装饰才能宣称是有效的。这种对象征意义的需求造成了一种“解释危机”(填补空虚的需要),但同时也提供了新的解释余地。鉴于受到全社会批判的装饰方面的文字材料的数量,按照 20 世纪的实际经历,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寻找这些社会参照物。而且或许越发如此,正如罗伯特·文丘里 (Robert Venturi) 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 (Denise Scott-Brown) 经常重申的:鉴于其方法中所固有的反讽性质,回应日常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批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策略,因此他们绝不仅仅对单纯的装饰感兴趣,还常常对文化参照物感兴趣。

我们特向为此书做出深入研究工作的作者表达诚挚的谢意。另外，本册《情境建筑学》得到了来自苏黎世艺术大学（Zürcher Hochschule der Künste）及其首任校长汉斯·彼得·施瓦兹（Hans-Peter Schwarz），以及以路德格·霍夫斯塔特（Ludger Hovestadt）为代表的苏黎世 ETH（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计算机辅助建筑设计（CAAD）主席在脑力和体力方面至关重要的帮助。我们一并诚挚感谢。显而易见，没有敬业而博学的编辑们的帮助，这个领域的项目是不可想象的。感谢维罗尼克·希尔夫格·杜兰德（Veronique Hilfiker Durand）和罗伯特·斯泰格尔（Robert Steiger）的全力奉献。因此，我们还想对他们和博克豪瑟出版社（Birkhäuser Verlag）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我们由衷感谢继续此项卓有成效的合作的机会，在即将出版的《情境建筑学》丛书的第四册“建筑编码”篇，展现了在建筑、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并且探讨了两所大学之间跨学科合作的愿望。

注释：

1. Hans Heinz Holz: “Die Repristination des Ornaments,” (The repristination of the ornament) in: *Vom Kunstwerk zur Ware*, Neuwied and Berlin 1972, pp. 140–166, here: pp. 159–160.
2. 霍尔兹推断装饰、模式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此是尤为相关的。
3. Adolf Loos: “Ornament and Crime,” in: *Spoken into the Void: Collected Essays by Adolf Loos*, transl. Jane O. Newman and John H. Smith, MIT Press, Cambridge 1982, p. 30.
4. Wolfgang Fritz Haug: “Ist die Ornamentkritik in der Architektur noch aktuell? (Is ornament criticism still relevant in architecture?),” in: *Entwurfsmuster. Raster, Typus, Pattern, Script, Algorithmus, Ornament* (Design pattern, grid, type, pattern, script, algorithms, ornament), in: *Arch+*, No. 189, October 2008, pp. 109–111.
5. 西奥多·阿多诺: *Funktionalismus heute* (今日的功能主义)，在柏林德意志制造联盟研讨会上的演讲，1965年10月23日，载于：《新评论》（*Neue Rundschau*）卷77，第4版，1966年。转引自：西奥多·阿多诺，《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罗尔夫·蒂德曼（Rolf Tiedemann）公司以格雷特·阿多诺（Gretel Adorno）、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与克劳斯·舒尔茨（Klaus Schultz）合集形式出版，《文化批评与法理社会》（*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卷10.1，法兰克福（1977年）2003年，375-395页、第376页。

安德里娅·格莱尼哲

新模式？旧模式？——关于装饰的情感诉求

在 20 世纪初,模式形成的观念突然成为了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条件,而且提出了关于装饰的根本性问题。后来,在 20 世纪中叶前后,模式概念的自主性增强对于装饰的需求,这种装饰是一种有目的的隐喻方式。因此,尤其是受到批判理论启发的建筑批评¹,不再主要关注这一社会现实。以前通过装饰来表现的事物,已失去其“象征性和功能性意义”²,因为机器化或工业化生产方式取代了技能性工作和装饰之间的传统关系。与此相反,被抽象的材料、色彩、构造、“纹理和结构”³打造的现代设计范式有效地“取代”了的装饰,如今恰恰反映出了意义的丧失。这是根据建筑和城市规划在战后的偏差所判定的,意味着强烈排斥“装饰”而赞成理性模式理论的发展,从本质上与来自工业化(建筑)生产的简单化和标准化的技术策略保持一致,而且首先将“模式”界定为标准、典型和规范。这种模式理论成为了所有关于系列化的理念的基础,这种系列化不仅包括生产程序的系统化与合理化,也包括对人类行为的分析。

一方面,“现代派设计”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实在控制论时代的末期,原来建筑理论体系理论家宏大的城市规划视野——可能使得生活和功能语境的复杂性成为了单调和单一的模式——就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装饰,作为一种审美的、感官上可感知的“可能性的观念”,屈从于模式的“真实性的感受”。它寻求几何图形的理想化表现的庇护——如今这种几何图形被尖锐地批评为“一种本体论意识的旧病复发”⁴。而同时,在“生活空间”的稳定形态中,如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所描述的,“大众的装饰(Ornament der Masse)”(1927)试

图在新的友好型实验设计中,将自身融入一个“开放的社会”[卡尔·波普(Karl Popper)语]里。

关于装饰功能的讨论——建筑中所固有的一个焦点主题——回避了意义的象征性和真实性的特质问题,这种意义超越了真正的建筑自我反省。至少是由于符号学——最终是后现代主义——对于装饰问题提出的挑战所作的回应,开拓了新的视野,并激励了批判的、反讽的和戏谑的观点。

因此,模式理论作为一种理性的现象,而装饰理论作为一种感性和意义的现象,是互相排斥的。然而,随着现代的数字化使可能性得以实现,这种关系好像正在发生着变化:模式已经开始行动,而装饰正在经历一场复兴。作为一种算法的模式产品的副产品,现在装饰被公认为一种新兴的现象类型,其形成则源自自身看似无穷的可能性概念。作为生成的、基于模式的设计程序及其建筑成果的一种审美重塑,“装饰”是按“美化”的意义被命名的,这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⁵,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就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怀疑论逻辑描述过了。然而,像这样源于几何学精神的装饰理论,尽管在非线性的新设计技术的支持下,居然能够天衣无缝地融入到建筑所固有的发展过程的连续性之中,而这种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本体论理想化状态。这已成为了现代主义的标志,代表其在超越性方面的尝试。而这正是人们曾期望的“Zuwachs an Sein”⁶(本质上的成长),能够指向超越 Gemachtsein(生产或制造)的算法条件。但如果要严肃地对待有关装饰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在其功能、构造和设计技术的意义及其可持续的或可更新的意义,以及其“象征意义”(阿多诺语)的语境中进行讨论。

“玻璃的模式、抹灰的模式、烟灰缸的模式、固定装置的模式、绘画的模式,每个事物都等待着决定……”在 1948 年以来的正式详细记载中,

尽管建筑有着日复一日小心谨慎的严谨性，瑞典建筑师和作家马克斯·弗里希 (Max Fisch) 还是不满于建筑师日常决策中的单调乏味⁷。然而，弗里希也将建筑的外观元素作为实体性范例来进行评论。这样，他的“……的模式”，为一个场所的未来设计的决策建立了一个可仿效的基础，此外，这一空间也与某种美的预期相关。这些元素也远非平庸之物：它们是“产品模式”。恩斯特·贡布里希 (Ernst H. Gombrich) 在他的《秩序的意义》(*The Sense of Order*) 的序中，谈及了“产品模式”的意义。“它也成为了一种先前类型的专业术语，并因此而失去了曾经所具有的任何确切的含义。”⁸ 他将其作为应用于装饰和模式关系上（用不同的语言）的专业术语——“摆动用法”的一种参照。他对其摆动语义并不是太感兴趣，而感兴趣于“固执己见的尝试”⁹，运用受到沃尔夫冈·科勒尔 (Wolfgang Kohler) 和吉布森 (J. J. Gibson) 所启发的设计理论的方法，以及在认识论上受到卡尔·波普所启发的方法，凭经验来构成和解释装饰的变化模式。贡布里希主要对与心理学和知觉理论相关的艺术基本原理感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贡布里希的大尺度、复杂性的研究，长时间来业已成为一项标准性的工作，这项研究开创于个人传记的背景之下，经历了有关装饰论述的新兴诠释，是整个 20 世纪建筑历史上一个最根本性的先入之见。贡布里希于 1909 年在现代主义开端之时出生于维也纳。仅年长贡布里希六岁的西奥多·阿多诺，在 1965 年德意志制造联盟研讨会上的演讲“Funktionalismus heute”（今日的功能主义）中，雄辩地说“勋伯格 (Schonberg) 在作曲上的革新、卡尔·克劳斯 (Karl Kraus) 针对报纸用语的文学论战，以及路斯对于装饰的谴责……相对于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说，并不是具有某种模糊的相似性，更确切地说就（是）出于同样的‘sinnes(意识)’”¹⁰。与阿多诺相比——以及那些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